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慈湖詩傳目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卷五

國風衛

卷六

國風王

國風鄭

卷七

國風齊

國風魏

卷八

國風唐

卷九

國風秦

國風陳

國風檜

卷十

國風曹

國風幽

卷十一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卷十二

小雅二

祈父至雨無正

卷十三

小雅三 小旻至四月

卷十四

小雅四 北山至裳裳者華

卷十五

小雅五 交交桑扈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

大雅一 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

大雅二 生民至召旻

卷十八

周頌

卷十九

魯頌

卷二十

商頌

附錄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豺豬
太玄夷首夷其牙或飫之徒殺首豨殺其牙發以張
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

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
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
志允吾應劭音鉉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祐叶班固東
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如伍
也周易大畜積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
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
之意自吾爲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是詩刺
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
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

若疇祈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
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
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轉移我於憂使
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
焉前兩章旣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無
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
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
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

按原

本前兩章既刺以下
脫今據讀詩記補入毛傳曰底至也直誠也熟食曰

饗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客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辯客皆與薄叶漢石顯

傳云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曩曩綬若若耶易林未
濟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
備不速客太玄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
天地閒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左氏
傳以陳備三窻徐鍇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
去者繫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
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
愛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

伊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
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
辭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
時事可知爾公侯尙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
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
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段今據讀詩記補入一遁
云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
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
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

如玉也賢者既遠邈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

不見絕也

按原本程曰以下說今據經說補入

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

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

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

然猶覲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

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

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而不明指

王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
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
熟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
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
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
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
易者如黃鳥必集於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
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
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
之親族此復如有復於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
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
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於詩外立論則宣王固
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蕣不思就姻求爾新
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故必推至於王
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
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
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

標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故就爾居
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
莛牛蘋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
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
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菑一名
營幽州人謂之燕營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鄘柏舟實維我特婦
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之婦家將改嫁其婦
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